



# 從天國到傳承

170 專頁：教會歷史分享

## 苦難難擋宣教情 —— 巴色差會宣教士綁架案

撰文：梁翠華姊妹

「我比他們忍受更多勞苦，坐過更多次監牢，受過無數次的鞭打，常常冒死。我被猶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減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頭打了一次，遭海難三次，一晝一夜在深海裏掙扎。我又屢次行遠路，遭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同族人的危險，外族人的危險，城裏的危險，曠野的危險，海中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我勞碌困苦，常常失眠，又飢又渴，忍飢耐寒，赤身露體。除了這些外表的事以外，我還有為眾教會操心的事天天壓在我身上。」（林後十一 23-28）

使徒保羅向哥林多教會信徒訴說他在宣教生涯的受苦經歷，並非渴求同情，相反是以自己的軟弱見證稱頌上帝的榮耀。苦難從來與忠心愛主的信徒分不開，因為他們本來就不屬於這世界，世界也為此恨他們。

崇真會的創建者會是來自德、瑞的巴色差會宣教士，翻看歷史檔案，他們為福音所受的苦難也絕對不少，尤其是保羅所提及的行遠路、江河和盜賊的危險。韓山明在 1847 年 6 月 24 日寫給差會的信上說：「我是四人（指是年 3 月 19 日同船抵港的巴色和巴冕會宣教士）之中唯一還未在水在陸遇見強盜搶掠的人。首先葉納清在廣州海港遭人劫掠，然後柯士德有一晚在我們屋前被三個強盜試圖強搶錢財和手錶。黎力基給三艘海盜船跟蹤，他們向黎所坐的船數次發炮……」<sup>1</sup>

筆者在搜尋整理教會歷史文獻時，找到五宗巴色會宣教士綁架的資料，不過，本人肯定這些祇是冰山一角。巴色會來華的一百多年，正值中國處於朝代交替、戰亂頻仍的悲壯歷史階段，宣教士和初期我會信徒所經歷的苦難，恐怕並非現代崇真人所能想像的。期盼上帝安排更多我會的弟兄姊妹，參與教會歷史研究工作，重現崇真會感人的宣教故事，更能讓人看見在這些背後永遠應當稱頌的主！

### 第一宗：

韓山明夫婦（1853 年，布吉）

1853 年，一群強盜共有 30-40 人，決定在 9 月 1 日搶劫韓山明的房子，並且綁架屋中的婦女，索取贖金。韓山明決定抵抗他們，韋永福那時也在布吉探訪，同行的還有一些從李朗來的朋友，他們一共有 16 個人。事發時他們開鎗示警，嚇退強盜。韓山明和同人一連數晚保持警醒，輪流守夜，並且加添各種防禦措施。結果，強盜知難而退。三天後，韓山明在布吉給 15 個人施洗，後來再給 6 個人施洗，其中一個是洪仁玕（即後來太平天國的玕王）<sup>2</sup>。

### 第二宗：

黎力基夫婦（1862 年，李朗）

1862 年秋天，黎力基牧師與師母去李朗，強盜計劃半夜來擄走師母，索取贖金。

探子日間到禮拜堂窺探，引起信徒懷疑，有人聽見他們在離去前說：「我們先離開，今晚可以殺鴨！」暗語被機靈的學生洞悉，他們沒有告訴黎力基，祇是整晚輪流守衛。黎牧看見學生半夜仍不就寐，樓下又有燈光，才知道這事。晚間，強盜來襲，他們拿著斧頭準備砍門，攜同竹梯要走上屋頂。他們站在門外呼喚：「打明火！」

他們手持火把、火鎗和裝滿火藥的罐子，準備進入屋內便拋擲火藥罐。他們亦在通往村子的路撒了釘刺，阻止外人前來救援。不過，宣教士和同伴亦早有準備，學生擊鼓，又在門縫開鎗，強盜看見黎牧等有所防範，認清他們準備好搏鬥到底，又有同伴被鎗傷，便棄下竹梯、火藥罐子在田間，驚慌撤退。翌日是主日，遠近信徒前來守禮拜，高聲讚美保護信徒的主！

黎力基後來在「教務雜誌」第 8 期撰文憶述此事，表示他們雖然受驚，但是卻深知「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多」（列下六 16）。

### 註：

<sup>1</sup> 曠野一孤雁：黎力基傳，施拉德（Wilhelm Schlatter）原著，崇真會救恩堂出版，2012 年，第 34 頁

<sup>2</sup> 韓山明 - 瑞典第一個前往中國的宣教士，史萊達（Herman Schlyter）原著，崇真會出版，2008 年，第 144-145 頁

### 第三宗： 韋永福（1856年，深圳布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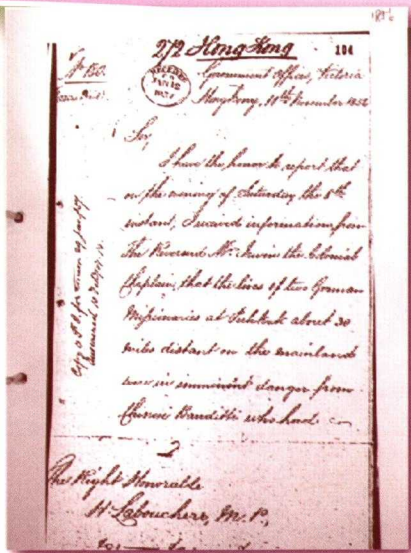
1856年，中英開戰，英軍炮轟廣州城，兩廣總督葉名琛懸紅捉拿洋人，每個人頭賞三十圓。在香港的黎力基因此催促在內地的同工包括在布吉的韋永福盡快撤回香港。當時，鄰近的中國傳道會羅存德牧師寫信通知韋牧在家等他一起離開。不料，在他到達布吉的晚上，村中父老和居民竟然包圍禮拜堂，要求二人各付一千圓購回自己的頭顱。

根據黎力基牧師的敘述，11月8日，韋牧差派的信徒抵港通知黎牧此事，他立刻聯絡維多利亞城的牧師一同約見當時的港督寶寧爵士，陳明狀況，收信後的兩小時，黎牧即領一隊80人英軍乘坐 Peninsular & Oriental 公司借來的汽船連夜趕往布吉拯救被圍困的宣教士。

在香港殖民地政府 CO129 檔案存有寶寧爵士向外交部提供的報告（見圖1），英軍在周日抵達布吉，順利完成任務，血不染刃，平安把韋永福帶回香港，不過，他們發現韋牧已經承諾向村民繳付240圓贖金，另一個德國宣教士羅存德則已經自行逃脫。寶寧在信函稱：「雖然我絕對不贊同這些紳士在沒有合法權力下處身華界，基於人道立場我對他們的請求無從拒絕，深信閣下亦會認同這個非常成功的任務。」信末，寶寧附上他剛收到來自八位德國宣教士的感謝函，下款人除了韋、羅兩個當事人，尚包括巴色會的黎力基、巴陵會的韓士伯和禮賢會的呂威廉、葉道勝等。

黎牧的文章提到羅存德牧師逃走的險況，他在晚上乘人不覺自屋頂躍下，匿藏在附近野菠蘿叢林的水溝中，強盜發現他逃走後曾四處尋找他，一度以長矛刺入他藏身的樹叢，感恩沒有被刺中。到了半夜，一個相熟的轎夫偶爾路過發現羅，以50圓為酬領他到西鄉與禮賢會同工會合一起搭船出香港。積極樂觀的黎牧師在記憶這事時，對布吉的父老村民沒有半點怨言，反倒指出：相信村民不會忘記這個教訓，原來英軍可以火速到達布吉救出宣教士，這將令他們的宣教士日後更加安全。

韋永福也沒有受這事影響他在中國宣教的心志，兩年後局勢轉安，他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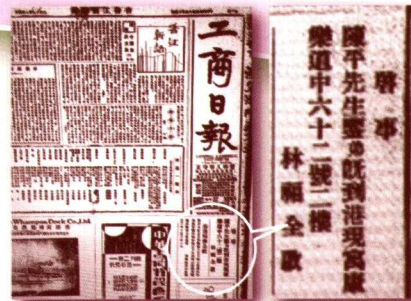
圖一：1856年11月11日，港督寶寧致英國外交部函件，就英軍進入華界，拯救兩名在布吉被圍困的德國宣教士作交代。

重返布吉探望村民，不過村民反應冷漠，他無奈把事工遷往李朗繼續服事，並在當地設立男童學校。韋永福一直在華忠心事奉共13年，1865年因病被迫返國。在康復後在當地擔任醫院院牧工作（1869-1873），1874年韋永福在德國病逝，病榻中他仍惦念中國，撰寫了一篇有關朱熹的研究文章，離世前昏迷中，更以中文祈禱講道兩小時。

### 第四宗： 萬保全、賀允恭和經禔福 （1929-1930，梅縣）

巴色會在廣東東南部設有百多個宣教點，其中有1883年建立的嘉應州（即今梅縣）。由於南面有群山阻擋，那裡的夏天悶熱非常，在盛暑時候，歐美宣教士必須前往其他地方暫住。後來，有人發現鄰近的清涼山，山如其名，便改為到此山農家短住，後來更建築一些小木屋作避暑居所。

1929年的中國雖由國民黨執政，政府卻面對內憂外患，北伐軍閥剛結束，日本又在濟南挑起事端，蠢蠢欲動，共產黨在全國發動無產階級革命，鼓動農民、工人、學生運動，採取「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策略，在各地逐步建立武裝力量。當時在嘉應，共產黨支持者不算多，沒有太激烈的反基督教運動，宣教士轉聞附近地區有國軍派駐守護，在商討過後，有幾個宣教士家庭決定照常在八月前往清涼山避暑，其中包括萬保全、賀允恭和經禔福，以及露潤黎太太和兒女。



圖二：按綁匪指示，在香港報章刊登一個多月的啟事。

宣教士家庭上山不久便被附近的強盜探子盯上，8月19日，半夜突然有鎗聲，驚醒宣教士家庭，手持鎗斧的大批強盜包圍木屋，持鎗指嚇宣教士，把男性反手綁綁，大肆搜掠小屋，所有物資不論合用與否都不放過，連婦女洋服、女裝防曬帽、德文書、私人日記都搶劫。50個強盜，一半搬運贓物，一半持鎗威嚇，押走三個男士。滂沱大雨中，宣教士被綁在一起，跟著歹徒離開妻兒，萬保全邊行邊唸詩篇廿九篇：「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他的百姓，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他的百姓。」

綁匪把三個宣教士拘禁，自稱為「錢司令官」的綁匪首領向宣教士家人發信，聲稱三人已經被其軍部拘押，索取了二百萬墨西哥銀圓贖金，更指出不要寄望當地政府能夠拯救宣教士，政府唯一可做的祇是提供所需贖金，揚言：「即使三人有翼，亦無法飛出我們所設的陷阱！」（事後證明錢只沒有虛言，宣教士一直被囚禁，最後令經禔福獲釋的贖金，一半是由國民黨政府繳付的。）綁匪要求家屬派全權代表攜同贖金到香港，透過刊登報章啟事與他的代表陳平先生聯絡。筆者翻查工商日報1929年舊報，果然發現11月1日至12月5日報章首頁都有一個小啟事：「陳平先生鑒：弟既到港，現住康樂道中應六十二號二樓，林福全啟」。（見圖2）不過，由於差會的政策是拒絕向綁匪交付贖金，以免助長綁架意圖，宣教士親友也不可能籌措到如此大的金錢，雙方談判處於拉鋸狀態，多次有信函來往。錢司令在其中一封信內對談判強烈不滿，威嚇要把其中一個宣教士斬首，把頭顱寄給對方。

萬、賀、經三個宣教士被綁後兩周，被分開囚禁。從賀允恭和經禔福的回憶錄，可以知道他們往後的遭遇極其不同。萬、賀在山區東躲西藏，不時更換藏匿地點，賀允恭在他的書中提供六幅藏匿之所繪圖，都是山洞、

破蘆、沒牆的棚圈。他們被鎖上枷鎖腳鐐，被囚 16 個月，期間受盡不同惡人苦待，飢寒疾病交迫，甚至要自捉石蛙、蝸牛、小魚蝦裹腹。

反之，年紀最長的經禔福被強盜頭目帶到深山的大本營村落，軟禁在一個年輕農民家中，雖然失卻自由、生活環境不衛生，飲食食物不足，間中忍受言語侮辱，但是並是受到頭目和鄉民的「相對」善待，後來更能自由來往，外出散步摘果，甚至有機會領人歸主。上帝給予被綁三人截然不同的遭遇，令人驚嘆的是不管處境如何，屬神的人仍然能夠依靠主得平安，仍然能持守上帝的教訓，仍然夠為主作見證，祝福身邊的人。

篇幅所限，筆者祇能引述幾個例子：

#### • 在苦難中，宣教士仍然有愛人的心，即使是仇敵。

1. 萬賀二人曾討論應否嘗試逃走，卻內心交戰。「上帝把我們放在這處境，必然有功課給我們，逃走不等於是逃學？」「若有機會給予我們逃走而不走，會不會因信心不足和錯誤被動而叫上帝蒙羞？」終於有一天，二人乘守衛不覺便逃走，但是因不熟悉山路，結果被守衛捉拿押回藏匿處。守衛痛打懲罰之間，透露若他們成功逃脫，自己將被處死，宣教士驚訝於強盜首領的殘酷不仁，答應以後不再逃走，以免有人因而喪命。
2. 一個常常咒罵經禔福，自言祇信共產黨的守衛，有一次染上瘧疾，臥病在床，當另一個守衛外出無人照料時，經禔福不計前嫌，為他倒茶又扶他喝，這守衛事後對經禔福的態度好轉，更悄悄為自己以往苦待他而致歉。

#### • 面對共產黨人的敵視基督教，宣教士都勇敢為所信的辯護，堅持謝飯禱告。

1. 萬賀面對年輕共產黨人挑釁基督教是迷信時，指出他們所深信能夠救世的共產主義，同樣祇是一種信念，從未在世界上真正存在過。同時，共產黨承諾他們的美好願景：女性可以讀書，建立醫院、老弱孤兒得庇護照顧，很多年前來華的宣教士已經實現了。



圖三：萬、賀抵達香港，與親友合照（1931）。

2. 經禔福每當謝飯禱告時，一名迷信的守衛就大吵，斥責他是在施咒傷害他們，宣教士即使解釋禱文內容和歐洲信徒謝飯傳統，對方仍然不接受。經禔福不受威嚇堅持每餐禱告，那守衛非常不滿，向上級和村民散播宣教士咒詛全村的謠言，頭目要求宣教士不要公禱，經禔福回應：「寧可死去也不會停止禱告！」。頭目訝然，對他的手下說：「這洋人是瘋癲的，不要理會就算了！」

#### • 宣教士在苦難中仍然緊緊依靠神。

1. 被囚禁時，萬保全問守衛借來紙筆，撰寫馬可福音經文默想。
2. 聖經、靈修書等神的話語帶給他們被囚中最大的安慰，經禔福有一晚以為自己將要被殺害，不停作臨終禱告而倦極入睡，翌日醒來，他覺得自己已經作好返回天家的準備，不再懼怕，也不再到憎恨綁匪，自覺祇是上帝把自己交在對方手上，彼此並非仇敵。

#### • 苦難擋不住宣教情，宣教士無聲有聲地為上帝的道作見證。

1. 有一天，一位年輕女守衛加入監管萬賀二人，她深受「破舊革新」的新道德標準影響，不單與三個男守衛公然親暱，更毫不在意在屋內當眾洗澡，宣教士需要主動避開。有一次，輪到宣教士洗澡，這女子卻不離開，宣教士祇得冒著嚴寒走到屋外洗澡，女子嘲諷他們：「難道你們的身體從未從婦女看過嗎？」他們回應：「當然有女人看過，出生時就被婦女看過。但是，如經上所記，我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怎能隨便在異性前裸露？」男守衛覺得有理，催促女子離開房屋，讓宣教士如常在室內洗身。

2. 強盜頭目有一次與經禔福談信仰，譏笑他相信一個不幫助自己脫險的神。宣教士就回答：「我的神不是你拜的偶像，你們祈求所願達成，我們的信是祈求上帝旨意成就。」對方反問：「既然祂不幫助你，為何要信祂？」宣教士回應：「有時人太順利便會誤以為自己不需要上帝，正因人生有不可預料的逆境，才提醒人要依靠上帝。」強盜聽後，說：「你的信仰終有一天會毀了你！」

3. 在囚禁時享有較大自由的經禔福，更能用聖經向村民傳福音。鄰居有兩個年輕人，他們的祖母染上瘧疾，經禔福送上金雞納霜，醫好了祖母。祖母邀請宣教士去家中吃飯，從此常常去作客談道。宣教士又把自己的中文聖經撕成兩半，給他們一半，好能每天自讀。那兄長比弟弟和祖母靈命更長進，經常看經問道，對基督受苦特別感動，經禔福與他分享德國敬虔運動先驅 Count Zinzendorf 的名句「This I did for you. What will you do for me?」兄長很感動，用木頭雕刻了一個十字架，以毛筆在背面寫上那話。經禔福為自己在被綁架日子仍然有機會宣教，欣慰萬分。

在被綁的六個月後，宣教士親友籌措 6,000 銀圓（其中一半來自中國政府）作為釋放三人的代價，不知何故祇有 4,500 銀圓到達，綁匪祇肯釋放經禔福，要求萬賀再寫信索取 50,000 銀圓。

經禔福在回憶錄中記載：1930 年 2 月 6 日，散步返家，途中遇上村民恭喜他快將獲釋，託他問候妻子，邀請他在時局平靜下來時返村探望眾人。經禔福返家後見兩個陌生人，手臂有紅十字章，守衛表示收到總部的批文，放他返家。當他回到嘉應，

宣教站的人都非常歡欣，鳴鐘，舉行感恩禮拜。

萬賀二人在經被釋後十個月才獲放，當時國軍步步進逼，守衛與總部完全失去聯絡，拿不到伙食津貼。有人向政府舉報，為免強盜傷害人質，的便派中間人查探周旋，終於說服三名守衛中的二人，棄暗投明，深夜偷偷帶同萬賀二人逃跑，脫離險境。他們在豐順縣短暫休息後，便被送到香港與家人同聚。（見圖3）

被綁架的三名宣道士，都像巴色會先賢韓、黎、韋三牧，沒有因苦難而灰心返國，仍舊留在中國，服侍主所託付他們的群體。經提福在中國服事至1938年（是年日軍侵華、廣州淪陷）才返國。萬保全牧師一度返國，在瑞士蘇黎世牧養教會，但是在1940年至1948年，重返中國服事。其子萬戴權牧師權牧師也在1947年至1951年在中國大陸及香港宣教。賀允恭牧師開一直在華繼續宣教至1940年。

## 第五宗： 毛鼎如（1929，梅縣）

由威一致著作的「波瀾起伏靠主恩 - 巴色差會華宣教簡史續集」，記載了第五宗綁架案。

事發於1929年10月31日，當萬賀經三位宣道士被綁架期間，巴色會嘉應州宣教點也陷入險境。當時，朱德指揮的紅軍在十月開始迫近梅縣，城內一片恐慌，巴色會決定先把婦女兒童撤走，老師與學生留在一處，學校暫時停課兩周，祇讓德濟醫院院

長露潤黎醫生、毛鼎如宣道士和兩位護士留守據點，人人都有準備將被紅軍綁架甚至殺害。

危急之間，巴色會牧師設法從紅軍拿到一張據稱由朱德親筆書寫的紙，上面以毛筆寫上「保護醫院 不許滋擾 軍長朱 黨代表毛 示」並蓋有「紅軍第四軍」印鑑（見圖4）。紅軍逗留在梅縣的兩天，德濟醫院平安渡過，當國軍重臨，人人都為重生讚美上帝。豈料惡夢未過，10月31日紅軍又在城內出現並且開鎗，毛鼎如正前往盲女院準備護送一位德籍護士返回醫院，便被士兵抓走。紅軍意猶未盡，有四人衝入德濟醫院搜捕其他歐籍人士。所有宣道士祇有躲在一房平伏在地，感恩沒有人向紅軍透露他們所在，宣道士逃過劫難。

毛鼎如被紅軍擄走，被囚禁於江西省南部一個苗民大寨，軍人把他交給當地共產黨組織拘禁，要求交付贖金60,000銀圓。差會保留了毛鼎如寫給妻子和朋友的短函，他在信上為自己未及道別就隨紅軍離去表示遺憾，告知親友他目安好但未能與將軍見面，同在的紅軍祇告訴他要繳付巨額金錢才能保命。毛在信末告訴妻子：「我們對這種事早已達成共識，我深信你將會力尋求我的早日獲釋，正如我們現在天天為被擄的三位朋友所做的一樣！」又告訴朋友：「我感恩你們相當清楚可以為我做些什麼，你們將要怎樣作，我是全然滿意的。」從字裡行間，可以想見毛鼎如和巴色會同工和家人已有共識，面對苛索巨款的強盜，除了禱告天上的父親，人可作的委實不多。

上帝果真以奇妙的作為拯救自己的兒女，一個當苦力的忠心女信徒，千里迢迢從梅縣來到江西找到毛鼎如，送上平安家書，並帶來兩名曾接受梅縣德濟醫院照顧的傷兵寫給司令官的求情信，他們感激醫院的照料，希望官長能善待被擄的毛鼎如。這事之後，毛鼎如被轉到山上共產黨人的住所居住，因毛堅決表示差會不會付贖金，司令官改為要求醫院提供所需藥品代替贖金。毛鼎如在給醫院同工的信上說，自己不清楚紅軍要求的藥物價值幾許，若超過同工可以為自己使所承擔的金錢，便要他們什麼藥品也不要送來，祇是發出一個清晰聲明表明立場討可以。他又說：上述建議是給予一位貧窮德國宣道士的優待，

同時提供藥物也和宣道士來華服侍的目標不存在矛盾。

12月6日起，紅軍知道所要求的藥物已在運送途中，便停止對毛鼎如嚴密監守，12月15日，藥物運抵江西，四天後，毛鼎如獲發通行證，一位年輕人陪伴他步行到一個市鎮，12月20日抵達坪塘差會據點，前後被囚50天。在毛鼎如寫給瑞士差會的信，說：好「我的囚禁並非意外，甚至不是一件不幸的機遇，它成為我豐富祝福的泉源。我希望當我在他們手上時亦對當中一些人有好處。我注意到紅軍並非麻木不仁，不止一人與我分享的他僅有的微薄食物，他們沒有侮辱我，反而表達友善的同情。」

毛鼎如死裡逃生，卻對苦難昂然無懼，繼續在華宣教服事，直至1938年日本侵華，才被迫返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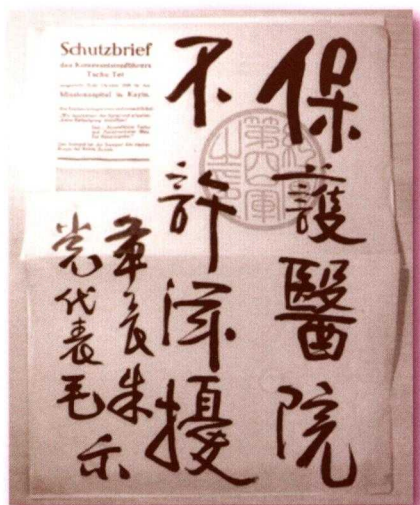
## 結語

以上回顧五宗在中國發生的巴色會宣道士綁架案，希望讀者能對當年來華宣道士所經歷的苦難有更深的認識，透過他們的生命故事，學習到何謂「至死忠心」，何謂「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這些被綁或者意圖被綁的巴色會宣道士，全部能夠全身而退，其實是奇蹟，因為有很多被擄的宣道士結果是被撕票殺害的。正如賀允恭所言，身為宣道士，早有把生命獻上祭壇的準備，可是為了缺乏金錢而被處死，卻是可悲和需要堅決反對的。

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我們的宣道士仍然一樣面對相同甚至更嚴峻的綁架風險，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網站上有《被綁架之危機處理》一文，詳細建議差會、差派差會和宣道士就被綁架危機制定政策和機制，值得大家參考。

在現今邪惡的世代，信徒更需要為身在危險地區的宣道士天天守望，祈求那天上掌權的，親自保守看顧這些面對苦難威嚇而堅持傳道的忠誠主僕！



圖四：1929年底，朱德指揮紅軍迫近梅縣，10月25日佔領縣城，德濟醫院宣道士取得他發出保護醫院的信件。